

世界文学名著  
精华本

# 齊瓦哥醫生



〔俄〕 鮑· 帕斯捷爾納克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江南大学图书馆



90879408

世界文學名著精華本

# 齐瓦哥医生

[俄] 鲍·帕斯捷尔纳克著

顾亚玲缩写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朱蓉贞

封面设计:刘梁伟

技术设计:何 华

世界文学名著精华本

齐瓦哥医生

[俄]鲍·帕斯捷尔纳克著

顾亚玲 缩写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6.75 插页 8 字 90.68 千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2852-0/I·360 印数:1-5000

定价:102.00元(8.50元/册)

## 序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誉溢海内外的前苏联著名诗人和作家,曾荣膺195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诗歌以其精湛的技巧、典雅深邃的意境,在20年代被誉为苏联文坛的“诗歌巨匠”,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现代派诗人之一。他的长篇小说《齐瓦哥医生》是一本驰誉世界各国的名著。50、60年代,当作品刚译到西方时,曾引起过巨大轰动。

帕斯捷尔纳克诞生于莫斯科一个艺术气氛很浓、很有文化教养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负有盛名的肖像画家,曾为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作过精美的插图;母亲曾师从鲁宾斯坦,是位颇具艺术禀赋的钢琴家。他自幼受到艺术熏陶,对绘画、音乐、诗歌都很喜好。少年时,曾拜师斯克里亚宾,学习乐理和作曲,达六年之久。与此同时,他又迷上了诗歌。他父亲曾对画家列宾说,他有个儿子,是音乐家,后来又醉心于写诗,“如今他在诗歌与音乐之间奔忙,

将来是个诗人或是个音乐家，现在还难以预料”。1909年，帕斯捷尔纳克考入莫斯科大学攻读哲学，1912年又前往德国深造。归国后，他毅然放弃音乐，决心献身诗歌。

1914年，他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问世，三年后又出版了诗集《在街垒上》。20年代初，他的重要抒情诗集《生活啊，我的姊妹》（1922）付梓。作品赢得了很高声誉。这时他已形成自己独特风格：既有古典主义的完美，又有世纪初现代主义新风。诗作使诗人登上了抒情圣手的尊位而名重一时。

20年代中晚期，帕斯捷尔纳克重要作品有长诗《1905年》（1926）和《施密特中尉》（1927），作品歌颂了“波将金号”军舰起义，写了塞瓦斯托波尔兵变。此时，诗人已由创作初期单纯抒发个人内心激情，转而描写社会重大事件，表现了诗人对时代风云的兴趣和关注。这两部诗作曾长期受到评论界的推重和赞誉。

30年代中期以后，他基本上不再创作诗歌，转而耕耘于翻译园地。他精通英、法多种语言，曾将莎士比亚、歌德、席勒、裴多菲、魏尔伦等大家的作品译成俄语，译文优美、传神。他的莎士比亚译本，至今仍一致公认为最佳俄译本。30年代以后及作者晚年，主要诗集有《重生》（1959）、《在早班车上》（1943）、《雨霁》（1959）等。虽然这时期的语言变得简练、明朗，但很少能超越他20年代的诗作。

帕斯捷尔纳克虽是位诗人，但对小说创作始终执笔不辍。他所创作的非诗体文集，大致有以下几种：《故事集》（1925，其中收有《柳维尔斯的童年》等）、《空中路》（1923，其中收有《安全保证书》、《空中路》等）；自传体中篇《人与事》（1967）、《1936年小说的开端》（1980）、《不同年代散文集》（1982）、戏剧三部曲《盲美人》（未完成）。

小说之中，扛鼎之作无疑是长篇小说《齐瓦哥医生》（完成于1959）。30年代中期，帕斯捷尔纳克就开始酝酿一部具有史诗内容的长篇巨著。他对福克纳那种精心构思、内涵丰富的小说十分钦羡。1934年，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他终于“觉悟了……正赶紧要将自己改变成狄更斯式的小说家”。他已深感，抒情诗难以表现他所经历的历史内容和人们体验到的深刻、广博的经验。1946年他在给奥·弗雷登别格的信中写道：“我已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说实在的，这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要在这部作品中，勾勒出俄罗斯近四十五年的历史面貌。这部作品将通过沉痛的、忧伤的……主题的各个方面，如同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成为表现我对艺术、对圣经、对历史中人的生命以及其他观点的作品。”他把这次创作比拟为一次“爆炸”，他说：这部长篇小说“就像一次爆炸，在爆炸中，我要把我在世界上看到的和理解的奇妙东西，都喷发出来。……”他说，他要“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作为见证人，来写我生活过来的时代”，否则他感到“对我的同时代人欠着

一笔巨债”。

有评论家认为,《齐瓦哥医生》总结性地发展了诗人的诗歌主题,阐述了他以前不能充分表达的各种观念和看法。而他在此之前的许多中短篇小说等,都可认为是《齐瓦哥医生》的准备和前奏,其中人物、情节、场景、事件乃至细节等,后来都局部地移植进了《齐瓦哥医生》。《齐瓦哥医生》这部追溯历史风云,揭示、倾诉心灵历程的长篇小说,在帕斯捷尔纳克整个创作生涯,乃至他整个生命中,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导致他悲剧命运的关键性环节。

《齐瓦哥医生》是以重大的历史事件——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及其后的社会变迁为经,以齐瓦哥医生一生坎坷遭际为纬的作品。作者将发生在俄国大地上四十年左右的历史、人们命运的变迁,纳入其中,构成一部社会生活容量很大、时间跨度很长的史诗规模的长篇小说。为创作此作,他索居莫斯科郊外别列捷尔金诺家中,呕心沥血,孜孜矻矻近十年之久。

50年代初苏联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坛上出现了一个“解冻”时期。其时,《齐瓦哥医生》正好脱稿。当时作家怀着很大希望,认为书稿能够出版。1956年初,他坦然地将书稿送到文学期刊《新世界》、《旗》和国家文艺出版社。不久他又通过意大利共产党在莫斯科电台工作的记者,将小说介绍给意大利共产党员出版商菲尔特里涅利。9月,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新世界》断然拒绝刊出此作,并

在退稿覆信中严厉谴责说：“小说的实质是仇视社会主义。”同年11月，《齐瓦哥医生》的意大利文译本却在米兰问世了，接着在荷兰又出版了俄文版本。原来帕斯捷尔纳克将作品交给意大利出版商时，曾附有条件，要求意文译本在苏联俄文本出版之后才付型印。但出版商没有履行诺言，只在前言中说明：“未经作者同意。”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世界各地以十几种语言译介了这部小说，立即成为西方的畅销书。著名作家艾略特、格林、赫胥黎、罗素、普里斯特利、福斯特、韦斯特等认为“小说《齐瓦哥医生》是一个动人的个人经历的见证，而不是一本政治文件”。厄斯特林认为，作品“有一种强烈的爱国精神贯穿全书，毫无空洞的政治宣传痕迹”。法国著名作家卡缪认为“《齐瓦哥医生》这部伟大著作是充满爱的书，并不是反苏的”。

1958年10月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奖励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诺贝尔文学奖颁布后。围绕着作家本人以及小说《齐瓦哥医生》引起了一场国际的政治骚动，在苏联国内酿成了一起“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不少人误以为是由于《齐瓦哥医生》才授予作家的。这是相当片面的，颁奖公告中明确说明，是既奖励他的抒情诗的成就，又奖励他的叙事文学（即非诗体文学）方面的成就。

宣布授奖后三天，1958年10月26日《新世界》期刊又在《文学报》发文，谴责帕斯捷尔纳克把手稿交给外国

出版商，是“玷污了苏联作家和公民起码的荣誉和良心”。文艺界举行声讨诗人的集会。27日，苏联作家协会通过决议剥夺他苏联作家称号和会籍。莫斯科作家协会建议政府驱逐诗人出境并开除其国籍。高尔基文学院部分学生结队到帕斯捷尔纳克住所前示威，向他的住宅投掷石块，击毁门窗。在这场围攻中也有部分学生反对这种做法，并向当局递交了请愿书，也有少数作家采取了消极的抵制。1959年，在痛苦中诗人曾写下一首诗，题为“诺贝尔文学奖金”：“我犹如围猎中的困兽，/周围是人群，嚣叫和光亮，/我被追逐着/已无路可走。/……我有什么罪孽，/是刽子手还是歹徒？/我曾让全世界哭泣，/为我这片美丽的国土。/……”

当时，诗人面临严峻选择：或是诺贝尔奖金，或是祖国。帕斯捷尔纳克做出了唯一无愧于大诗人的决定——他选择了祖国。1958年10月31日，他给苏共第一书记的信中写道：“这（指驱逐出国——引者）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劳作。我和她是联结在一起的……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对于我来说就是夺去我的生命。我恳求对我不要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但他始终不愿承认，作品是反苏反十月革命的。他在检讨书中不无保留地说，他“似乎支持了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十月革命是不合理的，它使知识分子遭到毁灭……”。10月29日，他致电瑞典皇家科学院称：“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所获得的荣誉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项已决定授

予我而我又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为我自愿拒绝而不悦。”据诗人许多同时代人回忆，他的“自愿”是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的违心之言。

《齐瓦哥医生》在苏联湮没达三十余年之久。1986年，苏联作协为诗人彻底恢复了名誉。1987年，苏联作协书记处宣布撤销1958年通过的关于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作家协会的决定。1988年，《新世界》（一至四期）连载《齐瓦哥医生》全文。后由四家出版社同时推出不同版本的单行本。总印数高达几百万册。至此，这部早在三十年前在欧美不胫而走的著作，才得以在作家的祖国问世，首次让亿万同胞亲睹作品的全貌。同年《齐瓦哥医生》话剧搬上列宁格勒大剧院舞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决定，将1990年定为“帕斯捷尔纳克年”。帕斯捷尔纳克这位举世公认的诗歌巨匠，名噪一时的《齐瓦哥医生》的著者，在祖国文学史上，恢复了他应有的地位。

在欧美各国，由于《齐瓦哥医生》译介较早，二、三十年来，对帕斯捷尔纳克和《齐瓦哥医生》，曾举行过多次研讨会，刊出过不少论文和专著。苏联在1988年后，围绕作品的艺术特征也有不少评论和讨论。但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褒贬截然不同。

还在1960年，诗人接见美国记者奥·卡里斯莱时曾说过，《齐瓦哥医生》的“风格情调是最关键的。”

《齐瓦哥医生》不是一部普通的叙事小说，不是一韵屡

见不鲜的爱情悲剧，而是一部“特殊类型”的小说，一部“富于诗意”的小说，作品的主要风格情调是抒情述怀。

作品通过诗人对自己深邃的、充满激情的心灵微观世界的抒发，展示着革命大转折年代外部的宏观世界。艺术上，首位的是抒情、言志，外部事件、情节只是表现细密、敏感的感受和思想的依托和支架。因此，作品具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读者应该通过外部，又超脱外部，进入一个微妙的、深层的鉴赏层次。

诗人叶甫图申科曾说，他初次读到《齐瓦哥医生》时，很匆忙，一目十行，“第一遍阅读时，我并不喜欢这部书”但时隔多年，他再次从容地细读作品，他“用心去感受作品，被作品深深感动”。评论家利哈乔夫说：“阅读《齐瓦哥医生》不能只看到作品同现实平淡无奇的关系，应该看到作品同现象的诗的关系。”换言之，作品中的现实不是单独地、简单地被反映，而是通过诗人的感受、情思、意绪透出的，是一种诗化的反映。帕斯捷尔纳克曾说，他是“通过自己的灵魂来倾听世界的”，他也是通过灵魂来反映世界的。

占据作家艺术视野中心的，不是事件画面、场景，不是人物外部细腻特征或性格化语言，不是心理分析或意识流，而是大量的、不拘长短（往往是长幅度的）的表情述怀的独白性叙述。它们发自主人公，也发自作者，其中有独白、对白、作者的旁白和插话；涉及的有时代主题、信仰主题、命运主题、艺术主题、大自然主题和爱情主题等。

作者通过林林总总、各种类型的抒情述志的叙述来完成人物的塑造。甚至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常通过人物的转述来传达，其中渗透着激情和哲理思考。比如，作品第六章中齐瓦哥坐在炉前，对十月革命胜利的一段自言自语，就是诗化了的独白叙述。

作品中人物的独白性叙述或独白性对白，又有别于一般小说中的独白或对白。独白大多通过诗化的分节处理，从而获得独特的音响效果。同是一个主人公的独白或对白话语叙述，往往断开许多短小的段落，间隔着许多停歇。这种抒情叙怀的叙述，经诗化的分节处理后，人们就易于体验到话语中所蕴含的思想情绪、感情感受流泻的速度，抒情的奔放或抑制。这种分节的独白性叙述给作者驾驭抒情的更大自由，使之能传达出比话语本身更多、更丰富的内涵。作品中时有这类独白性叙述的生花妙笔，它们词意凝炼，比喻精妙，哲理深刻，令人联想到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中闪耀的那种光辉。看来作者是倚恃其良好的音乐感在弹奏他的小说。

帕斯捷尔纳克作为诗人，对大自然的深情和挚爱几近痴迷和狂热。诗人曾说，当他“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时，他就“永生”了。在《齐瓦哥医生》中，大自然的描写不仅是背景，不仅是烘托人物的需要，更不是陈陈相因地描写花红柳绿、风和日丽。作品中的自然描写都是作品和主人公藉以表达情意的手段，这种描写在作品中比比皆是：肆虐的风雪、滂沱的豪雨、怒号的朔风、茫茫的雪野、河边

的击浪、喧嚣的瀑布、夕照的薄暮、恬静的庄园、莫斯科的街景等。

当作者描绘大自然时，总是全身心地沉浸于大自然之中，使“大自然与人的内心激情融为一体”。他在有形态的大自然和无形态的人的精神之间，搭起了互相契合的桥梁，人的精神和谐地融入大自然之中。这些风景画面当然不只是一般赏心悦目的风花雪月而已，他笔下的大自然也是抒情主人公，它们以自己的色泽、光亮、气息、音响以及动或静的形态，抒发着人物内心种种微妙感受，编织起言语难以表达的情绪之网，构筑起一个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情绪世界。帕斯捷尔纳克是位世界公认的抒情圣手。他的高超的技巧，在这些大自然景物描写中，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齐瓦哥医生》的外部结构，基本上是按齐瓦哥和拉娜的命运轨迹谋篇布局的。他们在时代浪潮的颠簸下，多次邂逅、聚散。写的是他们的机缘、命运、选择、欢乐、苦难、险夷和死亡。他们的爱情是作品中最动人的情节线索之一，是作品中最有光彩、最动人的篇章。

作者以饱蕴感情的笔墨写了这两颗纯真的心灵的撞击，最后悲剧性地以两者的毁灭而告终。作者对时代、对人生的探索，对艺术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主要是从这场爱情的闪光中辐射出来的。最后，他们终于躲过人间的纷扰和威胁，在荒弃的瓦雷京诺共同度过了十多天梦境般的生活。两颗深知、深爱的心。在一起跳荡，在相互对

话和交流。齐瓦哥多么满足于这充满爱的生活。他噙着泪，感恩生活的赐予，怀着炽烈的爱谱写了一曲曲纯情的拉娜之歌。他们热烈相爱，但彼此都不愿破坏对方的家庭幸福。他们是感情和理性的矛盾体，在情与理之间苦苦挣扎。

《齐瓦哥医生》在艺术上并非绝对完美，确实存有某种缺失。其原因在于作者过于渴求作品的史诗规模，过急地希冀将近半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幻，都一览无遗地囊括进一部单册的作品之中。因此，使人感到书中充塞了过多的事件和对事件的评价。尤其尾声部分所涉及的卫国战争，及其后的五至十年，写得局促、匆忙，毫无回转的余地。总之，全书空间太少，人物、事件过于拥挤。有人寄信于作者说，愿书中多些“空气而不是氧气袋”，这是很中肯的批评。作品中过重、过密的历史负载，使抒情小说文体难以承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抒情文体风格，损害了作品同现实“诗的关系”。而作品最后部分，拖延太长，给人以高潮已过，强弩之末的遗憾。

## 第一章

### 五点钟的直达快车

送殡的人们唱着《安魂曲》，不停地走着。歌声停歇时，人们的脚步声、马蹄声和阵阵轻风依然唱着那首挽歌。

行人给送殡队伍让开路，数着花圈，在胸口画着十字。一些好奇的人，走进送殡行列中打听：“给谁出殡？”回答说：“齐瓦哥。”“哦，原来如此，难怪啰。”“噫，不是齐瓦哥老爷，是他太太。”“反正一样，愿她早升天国，好阔气的葬礼。”

晚上，十来岁的尤拉，齐瓦哥和舅舅尼古拉，韦杰尼亚平，就在修道院过了夜。明天他们要上路去南方的一个省城。

傍晚，天气骤然变冷。屋里有两扇朝园子的落地长窗，可以看到荒芜的菜园、大路上冻冰的水洼和白天安葬玛丽娅·齐瓦哥太太墓地的一角。深夜，尤拉被窗子的碰撞声惊醒。黑暗的小屋被一种神奇的、飘忽不定的白光照亮。尤拉只穿着件衬衣跑到窗前，把脸紧贴在玻璃上。

窗外既看不见道路，也看不见基地和菜园，只有暴风雪在肆虐，雪花纷纷扬扬，漫天飞旋。好像暴风雪发现了尤拉，它意识到自己可怕的威力，为自己震慑住了孩子而扬扬得意。暴风雪呼啸着，狂吼着，千方百计吸引尤拉的注意。白茫茫的风雪巨浪，一层又一层从天空倾泻到地面上，仿佛给大地盖上一块块白色的尸布。世界上此刻唯有暴风雪在大施淫威，没有什么堪与匹敌。

尤拉从窗台上爬下来，想马上跑到外面去做点什么。他担心修道院的卷心菜会被风雪埋住，再也挖不出来，又害怕母亲埋在雪下，经不住厚雪重压，会越陷越深，离他越来越远。结果他又哭了，舅舅醒来，安慰他一番，给他讲基督的故事。天光渐渐亮，他们开始穿衣。

母亲在世时，尤拉并不知道父亲早已遗弃他们母子俩。父亲浪迹于西伯利亚和国外的许多城市，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早已把万贯家财挥霍一空。后来，一向多病的母亲又染上了肺结核。她常去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治疗。尤拉陪她去两次，但他经常被托付给别人照料，被托人常常更换。尤拉就在动荡不宁和不断的猜测中度过了童年。

在火车二等包房里，十一岁二年级中学生米沙·戈尔东正与父亲格里戈里·戈尔东从奥伦堡前往莫斯科。父亲是奥伦堡的律师。这次调往莫斯科任新职，米沙也转去莫斯科的中学念书。

突然，车上有一个疯子冲到平台上要跳车，父亲追上去拦阻，疯子推开他，拽开车门，从全速飞驰的车上朝路基一头扎了下去，就像从游泳池跳板上跳水似的。格里戈里拉了火车紧急制动闸。

自杀者安德列·齐瓦哥的尸体躺在路基旁的草地上。已经凝固的一道黑色的血迹，骇人地从死者的额头和眼睛上流过，仿佛把这脸一笔勾销了。那血好像不是从他身上流出来的，而是贴上去的什么别的东西，像条膏药，或者溅上去的一道泥浆，或是一片湿漉漉的桦树叶子。

围观尸体的人群，走散了一些，又来了一些，有的出于好奇，有的出于同情。一个身体敦实、满脸傲气的人，俯身望着死者。他同死者同一包房，是个律师，身上穿着件汗湿的衬衫，像只血统高贵的动物，蹙着眉头，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他热得难受，不停扇动着手里那顶软帽。不管人们问他什么，他只耸耸肩，连头也不回，爱理不理地哼哼说：“酒鬼，这还不明白，发酒疯闹的，还少见吗？”

米沙·戈尔东被眼前发生的事惊呆了。在漫长的旅途中，这位自杀者几次来到他们包房，和米沙父亲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说，在他们坦诚、理解、宁静的气氛中，他的心得到了宽慰。他向格里戈里·戈尔东询问有关证券、赠